

# 林徽因——乱世的美神(上)

## 逝世前参与设计国旗国徽

许多照片上，我们看到的林徽因是一个埋头工作的年轻女子。她拿着笔和纸，专注地记录着，背景是中国内地古建筑的梁、碑和石础。有几张照片，她瘦削的身影出现在光线阴暗的佛殿高处，或者顺着梯架在石像边上的梯子爬上去，仔细观察石像上的纹饰，丈量着这些粗笨的石构件，让我们不禁为她捏一把汗。

这些由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提供老照片，画面中的女主人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，当她专注地观察着古寺里的佛像和木构件时，她自己也成为了观察的对象，有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她。这双温和的眼睛，大多是来自她的丈夫梁思成——三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建筑史家之一——或者是跟随她一起在野外作业的营造学社的年轻人。他们在测量或绘图的时候，偶或抬头，看到了同样专注于工作的她，于是，快门一按，一种惊人的美便被定格了下来。这或许是因为，她古典式的容貌，本来就是出众的，而凝神专注于某物，更使这种美沉淀了下来。1936年，林徽因在山东测绘滋阳兴隆寺塔，拍摄者把她定格在专心书写的一瞬。她坐在塔基，两堵厚重的砖墙夹成的

拱形里，头戴一顶白色遮阳帽，穿着白色短袖衫，手握铅笔，曲身往搁在膝上的纸夹上写着什么。

她不长的生命，一直给人以光焰灼灼之感。这光，即是美。它来自她逼人的才华，也来自她以身体为燃料不计后果的燃烧。在她热爱的文学和建筑世界里，她是她那个时代里做得最好的女性，就像她父亲林长民当年曾骄傲地预言的，论中西文学及品貌，当代女子舍其女其谁，而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说这话的林长民，民初一个活跃的政治家，已经死于1925年的一起军事流血冲突中。当时她还在美国求学。诗人徐志摩于《晨报》副刊发长文痛悼，使我们得睹这一对忘年之交的生死之义。此后的余生里，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是梁启超的大公子、建筑史家梁思成。

### 诗歌：是一种自我教育

梁思成、林徽因之子梁从诫，曾这样谈及其母：“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‘文艺复兴色彩’的人。”梁从诫所说“文艺复兴色彩”，是指其母林徽因为代表的那一代精英学人，

能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，东方和西方、古代和现代、文艺和科学、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，汇集于一身，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。在林徽因身上，天赋加后天的修养，使其融会贯通，于“两担云彩”皆能娴熟自如，而绝无矫揉之态。

她于文艺上的天然去雕饰，可见于其早年的小说和诗文。发表于1934年、被李健吾称为民国二十三年短篇小说“最优美收获”的《九十九度中》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“底层叙事”的作品，却又语调适中，叙事细致，全知视角的使用丝毫不觉违和。她的诗留存于世的并不多，大多是在咏叹爱与生活的哲理，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《莲灯》《笑》等诗作，清澈流动的诗思和晓畅的语感，至今尚可秒杀大多数著名女诗人。“那是笑——神的笑，美的笑/云的留痕，流的柔波”，那是还没有落入到凡间的美神的笑。

因她出生于近海口岸城市(福建闽侯)优渥的士夫家庭，又成长于培华女子中学、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西式教育的环境下，她的笔下没有左翼作家的那种剑拔弩张，她的语流是真摯、细密而纯净的。

但她也在努力突破自身的局限，想要去探究“窗子”以外的别一世界。她的感情，就像小说《九十九度中》《模影零篇》和散文《窗子以外》、《吉公》和未完成多幕剧《梅真同他们》所流露的，是倾向于站在被压迫、被损害的弱者一边的，而对于那些权势者，不论他们以何面目出现，她都投之以直率的敌意和鄙薄。这虽然未必有“革命”的严肃涵义，却自有其特有的深刻性和说服力，她所表达的爱和憎，也显得格外真诚而自然。

小说家萧乾，应该是最早感受到这份热诚的青年作家之一。1933年，萧乾的短篇小说《蚕》经沈从文之手，在《大公报》副刊发表。可能因为小说的背景是福州，让林徽因感到家乡的亲切，她通过沈从文邀请作者上她家会面吃茶。萧乾去梁家前，听说女主人的肺病已很严重，以为她会在病榻上和他们会面，却没想到女主人穿的是一套骑马装，“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”。给他的印象是，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，比一个健康人精力更旺盛，还健谈。“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，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

斗，边点头赞赏”。萧乾后来谈及这次会面对他的激励作用，“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的后腿上，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”。相继接到邀请上梁府晤谈的青年作家，是《包法利夫人》的译者李健吾和后起的青年诗人卞之琳。

这种时候，梁思成总会表现出一个好丈夫该有的样子，就像萧乾用一个新闻记者的笔法所记述的那样，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，抽着大烟斗，专注地听着，带着赞赏的表情微笑。通常情况下，不只是梁思成，他的好友、妻子的崇拜者金岳霖教授也会很有风度地配合。因此有同乡女作家看不惯了，在报章上说些怪话，渲染浮言，说她那儿是“太太的客厅”。结果是闺密交恶，再也不说话了。

那时的她，的确是一个病人了。肺病。从东北回到北平，就在协和医院查了出来。一个容貌、才华都如此卓绝的女性，却身罹此症，多半其寿不永，眼红她的女作家们终于可以酸溜溜地说一句了，人生大抵公平。按理说，这样的病是要静养的，隔绝孩子、丈夫，隔绝朋友和书，但于她这样一个一生襟抱刚刚舒展的年轻女子，又怎么能做到呢。